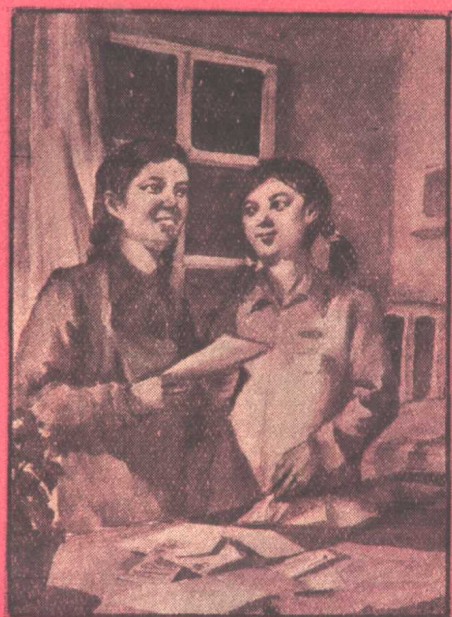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曲 耿 等 著

# 繁星满天

作 家 出 版 社

## 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六个短篇，反映了在建設社会主义中的各个战线上的斗争。“在大辯論中发生的事”是清查出一个假貧农(实是个逃亡地主)破坏农业合作化的事件。“一車条子”是一个手工业合作社，在双反运动中发生的一件反浪费的故事。“繁星满天”写一个“化工厂”的女工，不安心“教育員”的工作。这个工作，是教育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技术員的。后来，她得到另一共产党员女工的启发，和事实的教育，她的思想终于发生转变，工作也有了改进。“机场上的新兵”写一个农村青年，在参加空军后努力学习的故事。

## 繁 星 滿 天

曲 耿 等 著

英 若 謙 插 圖

★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

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★

字數 35,000 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2  $\frac{1}{16}$  插頁 2

1958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印數 00001—16,000 册

統一書号: 10020·1181

定 价: (2) 0.15 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在大辯論中發生的事 ..... | 墨 考(1)  |
| “傻子” .....      | 曲 耿(16) |
| 一車條子 .....      | 李惠文(24) |
| 老瓦工 .....       | 王錦銘(35) |
| 繁星滿天 .....      | 曲 耿(40) |
| 機場上的新兵 .....    | 盛和鈞(52) |

## 在大辯論中發生的事

墨 考

夜深了，紅光社的办公室里还点着灯。屋里办公桌上，趴着一个五十来岁，臉色黑紅，长得十分結实的老头，这是社里的老支書王有田。他正在翻看一份材料；这些天，他一直在为这件事苦恼着。

这份材料，是去年水坝开口事故的报告。去年秋天，南山水坝突然在一个风雨的晚上开了口子，多亏发现的早，才沒有造成更大的損失。事后，調查了一下，好像是自然事故。可是，老支書根据自己的經驗；总觉得这事儿有些奇怪：一丈多高的坝，石块排石块，粘黃泥砸的梆梆硬，虽然比不上鋼骨水泥，可是那天雨下的不大，怎么那样容易就被水冲开了呢？后来，支部和公安部門进行了一些調查工作，也沒个头緒。前些日子在辯論会上，有人又提出这件事可疑，可是，把社里看管的几个地富分子，反复的調查了一回，也沒查出什么綫索来。昨天，老支書又把这事儿提出来，跟支部治保委員邓永发研究，邓永发說，这事儿根本不是破坏事故，用不着大惊小怪的。老支書觉得邓永发最近滋长了麻痹思想，于是决定一定不

放松这事儿。他摸出烟袋来装了一袋烟，滋滋的抽着。当他翻到材料后边，关于这次事故的分析部分时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

前些日子，有人对水坝事故提出怀疑的时候，夜里，贫农赵文财曾轻轻的来到办公室，向老支书彙报了个情况。他说，他怀疑两个人：一个是邱虎头，一个是朱玉顺。有什么证据呢？老支书问过他，他说邱虎头那天下雨以前在坝上蹭过他的狗；朱玉顺是赵文财一个组的人，他正好修缺口那块坝，因为活儿质量不高，叫组里批评了好几次。

提起这两个人来，老支书对他们倒是很熟悉。邱虎头是全村出名人物，又二虎又倔。关于他，还有桩笑话呢。那还是他爹在世那当儿，有一天早晨，他爹起来晚了，邱虎头就把他爹的被褥起来，照屁股打了两巴掌。从那以后他的二虎名字就传遍了全村。他爹死后，邱虎头一辈子也没结婚，只养了一条狗，他爱那条狗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，一时一刻也不离身，有时甚至包饺子擀面条给狗吃。粮食统购统销后，他怕饿着狗，对粮食政策发过牢骚，不知被大伙批评过多少次……。可是，仅仅根据这些，还不能肯定这事就是邱虎头干的。

朱玉顺的情况那更简单了。他是个初中毕业生，为了想升学，不太安心生产，经常闹些孩子脾气。这回鸣放时，为升不上学讲了些对政府不满的话；经过一个阶段的辯

論，他思想也有些通了。這一陣子，活几干的还滿不坏。

光怀疑不行，要紧的是证据！想到这儿，老支書喃喃的自語着，好象要清一清脑子里的乱絮，他合上了那份材料。牆上的挂鐘打十二点了，他把材料鎖好，披上棉大衣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外边漆黑，滿天星斗放着寒光，他听見远处有几声狗叫。忽然想起應該检查一下夜班放哨的情况，便轉身往民兵办公室走去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他猛听見远处响起了鐘声，人声喧鬧起来。他一惊，只見前边倉庫那块儿冒起了紅光。老支書也顧不得哪儿是路，哪儿是沟，撒腿就跑起来。

他跑着，听到狗越咬越厉害。猛然間，他看見一个黑影在前边一晃，往村西头窜了出去。

“抓坏蛋！”老支書喊了一声，沒命的追了过去，老远的只見一条大狗猛扑到那人的腿上，那人摔了一跤，又爬了起来，钻进沟里。赶到老支書追到村头时，四面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見了。老支書正在犹豫，只見那条大狗跑了过来。原来那是邱虎头的狗。老支書喚了两声，那狗一张嘴，掉下一个东西来，撿起一看，却是一只胶鞋。

## 二

老支書赶到出事地点，火灾已經救得差不多了。邓永发叫烟火熏的象个翻沙匠，衣服也被火燒的一縷一縷

的。他見了老支書就急溜溜的說：“他媽的，多亏发现的早，不然，全燒光了！”老支書生氣的看了邓永发一眼，也沒答話就領人檢查了一下火場。全社的牲口飼料草垛，已經燒掉了一個，所幸裝種籽、農具的大倉庫沒有連上。老支書一邊檢查一邊問道：“今晚誰看班？”

“是朱玉順。”

“不，換啦！”旁邊有人說，“朱玉順傍晚時說有點事兒，臨時托了邱虎頭。”

“什麼？”邓永发一楞，“替班怎麼不跟我告訴一聲？”

“告訴……，他不告訴，你怎麼不檢查？”老支書皺皺眉頭，“把邱虎頭和朱玉順找來！”

邓永发領着幾個人找了半天，在打更的草垛後面，找到了邱虎頭。他嘴里流着“吃水”，正在那兒呼大覺呢！叫了幾聲也沒醒，老支書貓腰聞了聞，一股酒氣——他喝醉了。只好叫兩個人抬着，把他送回家去。

送走了邱虎頭以後，鎮上派出所的李所長也趕來了。老支書救火的人都回了家，馬上跟李所長再次檢查了現場。檢查的結果沒發現什麼，老支書把李所長領到一旁，把自己剛才碰見的事兒說了一遍，又拿出那只膠鞋來。李所長用手電照了照，發現那是一只普通的騎士牌短腰膠鞋。膠鞋的後邊被狗撕了兩個口子，上邊滲了幾滴血跡。鞋底還補了一層新掌。

這時候，邓永发領着朱玉順的父親老朱頭，走了過

“朱玉順呢？”老支書問。

“跑啦！”老朱頭急喘喘的說，“老支書呵！今天社里分紅。我從整捆錢里，抽出七十元放在櫃里，準備買布給家里人做几身棉祆，誰料想錢沒有了，人也沒……”說到這里，氣的掉下淚來。

“嗯？”老支書驚訝的問，“什麼時候離開家的？”

“吃過晚飯，再就沒見他回來！”

李所長把那只膠鞋遞給老朱頭說道：“老大爺，你看，這只鞋是你兒子的么？”

“是，是！不……”老朱頭翻來復去看了一會兒，搖搖頭說道：“說不好！王順好穿這鞋，咱村一些人也都愛穿這種鞋，誰知道這只，是不是他的？”

李所長沒往下問，老支書看天色已經過半夜了，便安慰了老朱頭一陣，勸他回去了。老支書和李所長、鄧永發回到辦公室，詳細的研究了情況，決定要從這只鞋調查起。

### 三

第二天，天微微發亮，老支書就爬起來，和鄧永發一起來到了邱虎頭家里。

邱虎頭剛睡醒，見了支書，強着要從炕上爬起來。老支書擺了擺手，勸他好好歇着，他才不好意思的躺了下來。

“昨天晚上怎么啦？”老支書隨便的問了一句。

“都怪我！”邱虎头苦喪着臉，難過的說。“昨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喝酒，趙文財來了。我拉他喝兩盅，他說他還有一瓶六十度老燒，就回家拿來了。我們正喝着，朱玉順來找我替他值班，我就答應了。喝了一會兒，趙文財說，你要看班，還是少喝點吧，把剩下的半瓶子酒，放在我這兒就走了。”說到這兒，邱虎头喘了口粗氣，“老支書，我是知道的，我這個人，見了酒就沒命了。他走后，我把那半瓶子酒也都灌進肚里了。後來，只記得，我到打更房里去看班，再以後我就聽見一陣狗咬……”

“你聽見狗叫了麼？那是什麼時候？”老支書警覺的釘問了一句。

“聽見啦！什麼時候我可不知道，反正外邊黑古隆冬的，我喊了幾聲小虎，就迷迷糊糊的睡過去了。再後來，我好象做梦似的聽見打鐘，有人亂鴉鴉的喊，再就什麼也記不得了！”

邱虎头能提供的情况只有這些，再問別的，他什麼也不知道。老支書和鄧永發便走了出來。路上，他仔細的琢磨了一下，覺得邱虎头雖然可疑，可是，他自己值班又喝得那樣醉，不可能自己放火。那麼是誰干的呢？這裡最大的嫌疑，還是朱玉順。可是，邱虎头和朱玉順是怎樣的關係呢？另外，趙文財不常喝酒，為什麼偏在這時候找邱虎头喝酒呢？趙文財是個老貧農，不可能有什麼瓜葛

吧……”。老支書想着，回到辦公室。叫鄧永發把趙文財找了來。

“你昨天跟邱虎頭一塊喝酒了麼？”趙文財一進門，老支書就問了一句。

“不錯，昨天我同他喝過酒，還給了他半瓶六十度老燒，這是我過年時剩下的。”說到這兒，他往支書跟前湊了湊，機密的說：“老支書，你不知道，為那水壩開口的事兒，我是真懷疑這家伙，我想他喝了酒，暈暈道道的，背不住就能套出真話來。可是不巧，朱玉順叫他替班，我就不讓他喝了，那時候，他根本沒有醉。”說着，嘆了一口氣，“要知道他後來又把我那半瓶酒也喝了，我說什麼也不能請他的客！”

老支書听了，覺得這事兒有些太巧，但听他說的頭頭是道，便批評了他幾句：“趙文財，以後做事可不能這樣自作主張！這些事，有組織負責嘛！有情況你可以反映，不得組織許可，最好別亂插手！”

“以後決不這樣了！”趙文財領悟的點頭答應着。

趙文財走后不久，李所長來了電話。對老支書說，那膠鞋已經找到了一些線索。鞋掌是鎮上一個修鞋老頭打的，老頭認識自己的針錢。據老頭講，來掌鞋的那人物，四十來歲，高個子，北城口音，來取鞋的時候，好象手里提著個瓶子……。

“四十來歲，高個子，北城口音？……”老支書沉吟了

一下，“这很象赵文财呀，瓶……嗯，他昨天給过邱虎头半瓶酒……”

“赵文财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李所长問。

“是个貧农，解放那年，他要飯来到我們村，就住在这里，土改时分了点地，才落了戶……”

“关子他过去的情况，你們調查过么？”

“沒有，我們对他，一直沒有发现什么特別的地方。这说明我們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不够。”老支書坦白地說。

“这样吧，”李所长說，“关子赵文财的情况，我們負責調查一下，你們要繼續注意他的行动。你不是說，狗會咬过那个人么？如果是他，那么他腿上一一定有伤。朱玉順还没有消息？”

“沒有，他父亲給他的亲戚家都去了信，还没回信呢。”

挂完电话后，老支書找来邓永发，談了剛才的情况。邓永发听了，楞了起来：“赵文财？赵文财在我印象里不錯呀，他能么？……”

“我們靠什么判断人？靠印象还是靠事实？”老支書真是压不住火了，停了一会儿，他拍着邓永发的肩膀說：“永发呀，我看你这种麻痹思想，真該好好解决解决喽：你以为经过一个阶段的辯論，一切問題都解决了么？不，你这种想法可太危險……”說到这里，老支書翻了翻墙上的日历，問道：“这几天挺暖和的，挖肥料的工作，社主任布

置了么？”

“布置好了，明天就开干！”

“那好吧，多注意点赵文财。”

#### 四

第二天早上，吃过早饭，老支書便急急的来到了村西头的泥塘。

这时，火紅的太阳，刚从山后面露出头来，天空十分晴朗。挖泥塘的人，漸漸的都聚攏来。說笑声連成一片，这里熱鬧起来了。

老支書找了找，赵文財还没来，便跳到泥塘里挖了一气。一会儿身上見了汗，他把小棉袄脫了下来，只穿一件棉絨衣。

“老支書，可別涼着！”赵文財扛着鉄鍬，一边招呼一面走过来。

“老赵，怎么来晚啦？快下来干吧！”老支書高声吆喝着，使劲擲着脚下的泥水。

“好，我来抬泥吧！”赵文財丟下鉄鍬，就去抓抬筐，到处找人跟他一块儿抬。

“我說，抬泥的人够啦，你下水来挖烂泥吧！”老支書忽然象想起什么事似的，急忙催促着。

“老支書，我，……有寒腿病，不……能下水呀！”赵文財放下抬筐，吞吞吐吐的說。

“寒腿？”老支書一楞，心里似乎有了底，于是紧釘了一句，“你多咱得的寒腿？”

“我，咳，早就有……不太重，昨天不知怎的又犯了……”

邓永发正在水里擲泥，听了赵文財的話，看了老支書一眼，馬上会意的招呼起来：“老赵，什么寒腿热腿的，老支書有关节炎都不在乎，你怕什么！我們这里人手不够，你下来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下去試試！”赵文財无可奈何的应着，跳下水去，干了起来。

老支書注意着他，他不象別人那样，把褲腿挽起来，心里已有了七八，向赵文財問道：“你怎不把褲脚挽起来？褲子湿了呀！”

赵文財呸着牙笑了笑，“嘿嘿，这样能擋擋寒气……”

午前，活干完了。吃过午飯，下午老支書来挖泥塘时，发现赵文財不見了，問了一声邓永发，邓永发甕声甕气的說：“赵文財請假了，他說腰痛。”

“怎么，他病怎么这么多？又是寒腿又是腰痛的？是不是下水下的？”老支書想了一下，輕声的对邓永发道：“去看看他去，注意他的腿。”

“好！”邓永发高兴的应了一声，丢下鉄锹走了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邓永发喘嚕嚕的跑回来，跟老支書讲了探病的情况：他說，他跑家去拿了个火罐子，到了赵文

財家，趙文財正伏在炕上，見了鄧永發就要爬起來。鄧永發把他按住說，他借了個火罐子給他拔拔，趙文財直支唔說不用。可架不住鄧永發一個勁兒的勸，他只好順從下來。鄧永發就勢掀開了被，發現趙文財的腳脖子上，纏着一層白布……

“嗯，你干的不錯，”老支書夸奖了一句，便丟下鐵鉗，領着鄧永發回到了辦公室。

在辦公室里，老支書給李所長去了個電話，剛聽完情況，那邊李所長高興的說道：“我還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呢，朱玉順找到了！”

“找到啦！他在哪兒？”

“他現在就在我們這里，”李所長在電話里說，“這小家伙可真有樂子，倒比我們先走了一步，他上趙文財老家，去調查趙文財去啦！”

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

“我馬上就領他到你那兒去。把詳細經過跟你談談。”說完，李所長挂上了電話。

## 五

失蹤了四天的朱玉順，坐在老支書面前，哭唧唧的敘述着他那又荒唐又冒險的經過。

據朱玉順說，他很早就懷疑趙文財這個人。那還是前年冬天的事，當時，文化學校剛辦成，領導上要他擔任



文化学校的数学教师，动员有条件的农民参加学习。朱玉顺分担的对象，差不多都报名了，最后只剩了个赵文财。去动员他三四次，他老是支支吾吾的。朱玉顺觉得别人都完成了任务，自己落在后边，脸上

难看，于是，一天中午又去找他。那天赵文财刚吃过午饭，看样子还喝了酒，醉醺醺的。见朱玉顺来了，带搭不理的说：“顺子，你叫我去参加几年级？谁教我？”朱玉顺有点磨不开，说：“是我，上四年级，行么？”赵文财笑了几声说：“顺子你过来，我出道题，你给我算算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在一張紙上，写出了一道“一元二次方程式”。朱玉顺虽然学过这玩意儿，但撂下半拉年有些忘了，憋了半天也没算出来。于是，赵文财得意洋洋的，在紙上算出了答案，还指手划脚的解釋了一番。最后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还不行呵！”

朱玉顺听了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又窘又气，轉身跑

回家来。在道上，他脑子里冷丁打了一个大问号：贫农在旧社会怎么能念起中学呢？赵文财到底在哪儿学过这个呢？可是第二天，赵文财却主动找上门来了，他笑嘻嘻的向朱玉顺要求参加文化学校。他说昨天那道算术，是他向一个中学老师学来的。其实，就会这一道，有时候拿来唬人。朱玉顺听了，还是半信半疑。过几天，他就把这几跟邓永发说了一下。

誰知道邓永发瞪了他一眼：“学会一道算术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可不许瞎猜疑咱们的基本群众！”朱玉顺闹了个大红脸，回到家跟父亲提了一下，父亲也说：“小小孩，闲事儿倒管的不少！人家邓永发负责治保工作，不比你看清的？”朱玉顺没有话说，再没敢提这事儿。

那次水坝开口，他又想起了这个问号。记得水坝开口那天晚上九点来钟，他上粮库去盖粮食，看见赵文财鬼鬼祟祟的从水坝那边走来。问他上哪儿去了？赵文财说他上镇刚回来。后来不到一小时，水坝就开了口子。可是，第二天听邓永发说是自然事故，他也没敢多言语。这次大鸣大放时，赵文财挑拨朱玉顺说，现在念书不如过去好，过去念了书，能得个一官半职，现在念书当不了当农民等。结果，朱玉顺就在会上讲了一些攻击政府的话。经过一个阶段的辩论，朱玉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，提高了认识，更觉得赵文财可疑。最后，他下定决心，自己到赵文财老家去了解了解，就这样偷了父亲的钱……。

說到这儿，他低下头，难过的說：“誰想到沒有介紹信，到那儿反叫人盘問了一頓，又給送回来了。”

老支書听了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說：“这些情况，你怎么不跟我說說呢？”

朱玉順嚙嚙嚙嚙的說道：“我跟邓永发說过，他不听么！”

老支書瞅了邓永发一眼，邓永发撓撓头，臉紅一陣白一陣，半天沒吭声。

老支書对朱玉順說：“你先回去吧，这事儿咱們以后再談！”于是，把朱玉順交給老朱头領回家去了。

朱玉順的荒唐行动虽然有些幼稚，但他却給这个案件提供了很多綫索。老支書又跟李所长，研究了从赵文財家乡公安局轉来的有关赵文財的材料。发现原来这家伙是个假貧农，他的父亲是北边的一个恶霸地主。他家被斗后，他扮成乞丐，逃到本地，混入貧农队伍里隱藏了起来。……

这天晚上，李所长帶領公安人員，逮捕了赵文財。經過搜查，在他家粮囤底下，查出了他过去在国民党县党部当書記长的委任状。审讯結果，他供認水坝开口事故和放火全是他干的。那天，邱虎头在家喝酒，朱玉順来找邱虎头替班，他覺得这正是个机会，便故意把剩下的酒留在邱虎头家，让邱虎头喝醉。晚上，他就在仓库点起火来。